

探勝

張天翼等作



三聯出版公司

勝探

張天翼等作

探勝

張天翼作

——噍草蒜之一

公共汽車慢慢地轉了一個大灣，哺哺地叫着。於是又狂奔起來。

宋老爺坐在頂裏面，右手箍着旁邊他那位七歲的小姐。她一直不動，有點蒼白的臉上沒一點表情，祇眯着眼傻瞧着前面。

『不要睡着啊，寧寧，』宋老爺俯下臉來，趁勢瞟了她右邊的王媽一眼。

王媽那件藍竹布衫子似乎太小，胸脯打着許多橫皺。那上面還突起兩個尖尖的東西，給汽車簸得顫着，像一塊肉凍似的。她把手裏抱着的小老爺移正了一下，嘴裏代替別人回答：『不會睡着的。』

那位老爺把視線移到窗子上，薄薄的嘴唇上浮着微笑。左手扶着那支手杖，輕輕摸着光滑滑的鍍銀的柄子。

『那就是北高峯，哪，』他說。『風景真不錯。』

王媽隨便往窗子外面瞟了一眼，一面把小老爺伸到前面去的手抓回來。

宋老爺喘了一口氣，把腿子伸出了些。他瞧瞧自己的兩個孩子，又瞧瞧天上打着旋的浮

雲。什麼東西都在那裏發亮。連這車子裏的乘客也紅光滿面，看來都有點逗人愛的樣子。

祇有他的寧寧小姐帶着點病容。可是不要緊：這回做父親的在此地有了差使，星期日可以帶她出來換換空氣的。

這裏他忍不住又要找個談話的對手，就把臉子稍微往王媽那邊側過去點兒：

『這塊真是個好地方：現在比從前又好得多。要是太太來了——她才歡喜哩。太太下個星期就會來。……唉，真是好空氣！』

王媽臉紅了一紅。她覺得她該答一句把話，眼睛可沒看着老爺：

『噯。真空氣。』

『我們快要到了，』他還是微笑着。『那裏很好玩：菩薩是很多的，不錯，有——』

有——五百個！』

他很響地報告了這數目，就看看王媽那張圓臉。他似乎一定要別人答腔，於是又問了一

句——

『菩薩看見過沒有——菩薩？』

可是車子忽然慢了起來。好像是不願意再走了似的。頓了一下又頓一下。

宋老爺的肘子撞到了王媽手膀上。他費勁地拿手撐在她大腿上，才挪正了身體。

那條腿是暖暖的，並且韌得像辦公室裏的橡皮。

他瞥見有人瞧着他，他馬上挺起了胸脯，輕輕皺着眉。他想看看王媽——她臉上有沒有發紅，可是覺得有什麼監視着他似的不方便。他把腳縮進了些，拿脚尖滿不在乎地在地下點幾點。一面想要自己忘記了那些討厭的眼光，就在肚子裏說着別的事：

『環境是很要緊的——環境。』

接着他又喘了一口氣，彷彿喝了一斤花雕，閉着會兒眼睛——去領略那種軟酥酥的微醉勁兒。他真想不到一切都竟這麼順利：一下子就找到了這麼個位置，並且是在這麼個好地方。他那批同事雖然有點俗氣——夠不上朋友，可是有長官相信他。

『轉了運了，』他想。『不錯，公餘之暇還可以遊遊湖。王媽也跟着轉了好運哩，噫。』

車子停到了一個廟門口，他把寧寧抱起來，還在她瘦削的腮巴上親了個嘴。用種不慌忙的步伐下了車，他自然自語地說：

『唉，西湖勝景世無雙。』

他把寧寧交給王媽揹着，自己輕鬆地往四面看看。

『這個廟有好幾百年了。哪，這麼大的樹。這是——這是——這是宋朝的。』

王媽左手抱着那位小少爺，右手拖着小姐，跟在老爺後面走着。她眼睛老釘着地下，似乎怕有什麼絆住她的腳。小少爺一會兒往前面欠着身子，好像要招呼誰似的；一會兒可又忽

然轉身過來，把整個體重全壓在王媽肩上。

路上不斷地有轎子走過，一抖一抖的。轎子上的人很舒坦地斜着，臉色很驕傲。女人都打扮得很漂亮，彷彿故意要到這裏炫耀她們那些生凍瘡樣的臉。於是到處飄着一股香味：不知道是粉香還是槐花的氣息。

宋老爺走得很慢。他舒服得像在澡堂子裏似的，覺得有股什麼暖暖的可又不燙人的熱氣——直浸到了骨髓。他忍不住要把肚子裏的東西迸出來，就不知不覺停了一步，對後面瞟過視線去。

後面那一位也站住。看來她是一定要東家走在前面的。

唉，鄉下人到底不開通。

這位老爺祇好又躡起來，他指指那個石洞，指指泉水，微笑着說明了那叫做什麼，還報告了那幾件東西的來歷。眼珠一會兒釘着寧寧的臉，一會兒又扭到王媽身上去，好像要把她們兩個聰明併合起來——就能領會他那些文雅的句子似的。

小姐臉上的皮肉一絲不動，連看都沒看他一眼。

王媽可老在攬着兩個膀子——專心對付那位小少爺。她臉上一直發着紅，步子踏得很重，腮巴肉給震得一盪一盪的。鼻子上沁出幾顆汗，要揩一揩也沒這工夫。

宋老爺掏出手絹來抹了抹嘴，就結結實實開導起來：

『到這種地方來——是要有福氣的。沒有錢的不必說。有錢的，不錯，玩玩是可以玩玩的。但是要有工夫才行呀。吃人家飯的——吃人家飯的——要像你一樣——噫，哪個有這個福氣來遊西湖！順便玩玩，看看山水，這是……這是……』

他變得幾乎像停了步子，咳了一聲。他還想告訴別人——一面替他照應着少爺小姐，一面看到了風景：這就是權利和義務。跟他替國家服務是一樣的道理。

可是他嘴裏的祇是——

『這裏真不錯，唉，真不錯！看看！哪，唉，你看！唉！』

那個真的抬起紅臉來四面看看，嚥了口唾涎。

『不錯吧？』老爺好像是這塊好地方的主人似的。『風景真不錯吧，呃？寧寧，寧寧！你看！——一隻花鳥！啊！』

等到宋老爺轉過臉去，王媽就生氣地把小少爺往懷裏死命一挾，動動嘴——沒聲沒息地罵了句什麼。

一些擺茶攤子的圍上來兜生意。一個個都很濃厚，很誠懇，看來要不照顧一下可有點對不起人，宋老爺笑嘻嘻地搖搖頭，擺擺手，還約定等他遊玩之後再來休息。可是轎夫們衝了上來，哇啦哇啦嚷着，有幾個連頸子都漲紅了。

『什麼，你們抬我去耍子兒啊？』宋老爺學着本地話，眼睛霎呀霎的。『我抬你去好不

好？價錢很便宜的。不錯，公道得伏。」

說了就大笑起來，回頭瞟了王媽一眼。

小姐緊巴着王媽，顯然她有點害怕。小少爺可在嚷着什麼，誰也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就有點發急。

老爺輕輕扭一下他的腮巴。手收回來的時候——在王媽肩膀上拖了一下。於是他微笑着又跨起步子，把手杖在地上敲得很響，他很高興開口，拿左手打着手勢。一等照相館的夥計走過來獻殷勤，他馬上就來了一句俏皮話。

「照相啊？——要等一個星期哩。要等太太來了才照。哈哈哈哈哈！」

這就用着瀟洒的步法踱到大殿裏去。腦袋稍爲仰着點兒，臉上的肌肉全鬆着勁，一看就知道他對世界萬物都想得開的。他在香火燭燭的暖氣裏行了一次深呼吸，然後退了一步，挺着身子來仰看上面的大菩薩。

「這裝的都是真金，」他像介紹一位朋友似的把手一攤。「旁邊這位就是阿彌陀佛，就是那個——那個——那謨阿彌陀佛的阿彌陀佛。」

他把一隻隻裝金的菩薩都仔細看了一遍，又去欣賞着匾額上的大字。每一付對子，他都掀動着薄嘴唇念了一遍，搖幌着腦袋，自言自語地加一兩字的評語。接着拿手杖去敲地下鋪着的大磚。對那些和尙他也睜大了眼對他們瞧着。彷彿他既然花了錢來玩，不看個周到就不

上算似的。

大殿裏人聲哄哄的。許老太太伏在蒲團上，誠心誠意地磕着頭。宋老爺斜了王媽一眼，於是莊嚴着臉色走到一根柱子旁邊，似乎香客們那種虔誠勁兒感動了他。可是他看見一個帶眼鏡的中年人跪到了菩薩跟前的時候，他嘴角就往下一撇。

『哼，』他小聲兒說，又想叫人聽不見，又想叫人聽見。『真迷信，這傢伙！——怕還是個公務人員哩。』

香爐裏給扔下一把線香，火焰幌動了幾下就熄掉了。接着冒起烟來，薰得人出眼淚。

那位中年公務人員還沒打蒲團上爬起身來，一個和尚可已經把蠟燭吹熄——取下來裝到了一個麻布袋裏。

宋老爺搖搖腦袋，瞧瞧王媽。別人坐到了一張板櫈上，滿臉的汗。小少爺還是亂搖着身子。小姐還是死板板地釘在她身邊。他又瞅了她一眼：他怕她同和尚討茶水喝。可是他到底什麼都沒說，祇拿手杖在磚上敲着，一面在專心運用他的思想。

『真不可解，真不可解，』他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國家花了錢——竟養活了這些傢伙。迷信……打牌……要錢……俗得不堪……工作呢——吊兒郎當！』

他挺了挺胸脯，大模大樣地轉過身去。忽然他心一跳，想到了他那位香主任對他的那番鼓勵。那位長官老是待他挺客氣，陪着個笑臉——露出一顆金牙在那裏閃亮，看來就更加顯

得慈祥。

真不可解。幹麼要待他特別好些——他還祇是個新來的人員哩。

『不過我不怕！』他毅然決然地鼓勵自己。『人家要是說我是老香的私人，就讓他說好了！我不怕！祇要環境好——安心工作，帶孩子來換換空氣……什麼東西，哼！』

這是他對那個帶眼鏡的中年人橫了一眼，拿手杖在地上狠命地頓了一下。忽然又彷彿輕輕巧巧一下子就已經制服了他的對手似的滿不在乎地踱到了王媽那裏。並且他記起有人說他今年交上了鼻運，就把嘴唇使勁翹出點兒，好像要努力支持住這個挺直的鼻子——叫牠擺得更穩當些。

『王媽。你沒向和尚討茶吃吧？』他莊嚴地問。『唔，還好。和尚是要敲竹槓的，懂不懂！你們來！——來看看這根柱子看！這樣大的柱子沒有看見過吧，寧寧？』

王媽喘了一口氣，重甸甸地站直了身子。她趁空兒抽出右手要去抹臉上的汗，可是小姐硬拖着她。等到這孩子兩手臨了空——沒人攙住她，她就發慌地哭了起來。於是王媽不耐煩地嚷着：

『不要哭呀，不要哭呀！我還是攙着你的呀。』

老爺在旁邊瞧着，不過沒生氣。他在小姐腦頂摸了一下，重新又微笑着：

『寧寧，寧寧！你倒去抱抱這個柱子看。牠比你大得多哩。就是你跟王媽攙起來抱——

怕也抱不住哩。」

他領她們到柱子旁邊，拿手杖對她指了一指。

小姐睜大了眼睛看看柱子，又看看他。她緊緊貼着王媽，動都不動。

「抱抱看呀！來！很不錯的！……王媽，你先去箍着罷。她看你一去——她也會去的。」

王媽吃力地笑了一笑，看看小姐。她瞧見有些人好奇地看着他們，她就連頸子都發了紅。

「去呀！這有什麼要緊呢！」宋老爺大聲說，掃了周圍的人一眼。「怎麼？……嚇，真是！教你們玩——你們都不會玩！……王媽！」

王媽笑得腮巴子發抖，把牙咬住了下唇。

那個用眼睛守着她一會兒，鼻孔裏哼了一聲，掉臉就走。手杖在地下拖着，一跨出門檻，就篤的響了一聲。

「不識抬舉的傢伙！好意帶她出來玩，她倒……她倒……哼，到底是鄉下人！」

他狠狠地回頭看了一眼：她低着腦袋——跟在後面拖着步子。她臉上似乎在冒着熱氣，藍竹布衫子上也透出了汗。這麼個老媽子——竟當着許多人面前場他的台！哼，要不是她還算穿得乾乾淨淨的，他才不帶她出來逛哩。

『快點走！……走不動麼！』

天氣還是很好的。一朵朵的白雲似乎掛在樹頂上，可以拿下來吃的。什麼地方噴出了炒菜的香味，聞着有種特別舒服感覺。

王媽左腕把小少爺聳上些，一會兒可又鬆了勁。冰冷的右手緊抓着小姐的，欠着上身看顧着這女孩子走路。汗水冒得她全身都發癢，膝踝老要屈下來。可是她撐住勁——拖着步子，還時不時嚙着唾涎。

老爺站在一個亭子旁邊，瞪着前面的一泓流水，好像想要找出牠們一點錯處來。她們一走近，他就猛地抬起了臉，煩躁地說：

『呃，我真不解！你們到底出來幹什的！……看看風景呀！……叫你們出來趕路的麼！』

停了停。

『來，寧寧！我來攙你……來呀！怎麼！嚇……真是！真是！』

可是寧寧哭了。抱着王媽的腿子，把臉子伏在王媽身上。

做父親的歎了一口氣。綑着張臉走了起來，手裏緊緊抓着那根杖，好像拿着鞭子要打人似的。那些擺茶攤子的一走到他身邊，他就吼着——

『滾！』

哼，在這裏喝茶吃飯的簡直是冤大頭！他走得快了些，重重地踏着步子。他巴不得早點回去吃飯，還省幾個錢哩。真笑話，他難道還要陪一個老媽子玩麼！

王媽哭喪着臉——發着灰白色。有一步沒一步地拖着孩子，看來簡直會蹣跚下地來。

宋老爺猛地站住，回過身來瞧着，眼珠子差點沒突出了眼眶。他隱隱覺得這是個惡兆，他前途要是有個疙瘩——就是害在這個鄉下女人手裏！於是他頓腳大叫：

『快點呀，快點呀，你這混蛋！不識抬舉的瘟生！人家快快活活來玩，你倒……讓你玩，讓你享權利，你倒反混賬起來！……以後我要是有晦氣——我我——你這混蛋！』

奔

陳琳作

一

加藤悅郎匆迫地從那飽孕着烟酒氣味的扶梯走下，轉過頸子來和跪在屏風邊的梅子點頭，便拔起右腳跨出勃朗林茶室了。這時有一抹淡金色的雲影，從明朗的晴空投下，鑲在門前的扁柏籬笆上，反射進他過勞的眼裏，感到一陣愉適的晃蕩。他反背着兩手，讓微疼的肺部張大起來，閉起眼睛換了幾口呼吸，想藉這動作來調整過度興奮的神經。

半天劇烈的爭辯，終於得不到結果，使這位抱着滿懷理想初次投身政黨的年青人，由得意而忿怒，而失望，而惶惑，最後只剩下一腔憧憬破滅後無着落的哀愁。要不是那位石油工人代表關根毅八臨走時抓住自己的手，激昂地道：「加藤同志！挺勁着腰板子吧！我們的工作是爲着多數人幹的呀！」重新把他的勇氣提起，真想當場便要辭退評議會指派的工作了。

大衆黨裏的矛盾和裂痕，在今天的評議會中，加藤已深刻地認識了。雖然出席的只有南區和阿佐之谷十幾個代議士，但恰好代表出大衆黨裏各種不同的傾向。譬如那位專做書記長底播音機的大原東民，加藤一瞧見他那張平滑的蒼白小臉，就會聯想到菊池寬所描寫的那位

沒骨格底三浦右衛門，老像打不出噴嚏般不舒服。聽他今天所說的話，顯然是以這遭的總選舉得到的小勝利爲滿足，不想再深入到羣衆中去了。於是又可窺見大衆黨首腦們的意見了；所謂建設勤勞政府的主張，不過是一面漂亮的幌子而已。如果非法的暴力撲來的時候，準一定會妥協的。鈴木平助呢？哼！這位掛名的美術家，出身是舊勞農黨，原來已和軍方有了密切的淵源了，再經此遭的落選，在勢與利驅迫底下，也準是最靠不住的一個。前次書記長發刊那冊什麼對於國防強化意見書，也是事前得着這班人同意的。呸！說什麼國防強化？以一個勤勞政黨的首腦人而發這種擁護強力統制的言論，真是太過豈有此理了！無怪關根毅八說如果不徹底聲明，他定要拚着生命反對！呵！對啦！只有像關根毅八這類人，才算是勤勞羣真正的代表。一想起他，眼前又浮現出一個濃眉掀鼻，下巴骨被劈了一刀似的四方臉孔，眼睛灼灼地在閃着倔強的光芒。生來便有點口吃的他，加之帶着極重的九州土音，辯論時總要伸長着頸子「地地地」說着。起初聽見的人，誰都會忍不住暗笑；但候至他的意見發表完了，便會驚敬地佩服，衷心熱烈地伸起一種正義感，擁護他的意見。加藤受着他的影響最深，他介紹加藤和本村照夫認識，並釋明了大衆黨裏面許多矛盾的地方。

加藤一壁茫然地走着，一壁又想到本村照夫今天爲什麼沒有出席？他和交通工聯接頭的事情不知怎樣？主張聯合戰線最賣力的是他，反對黨內妥協傾向最劇烈的也是他。特別是在前日競選演講會上，他竟敢不顧警察們的監視，獅子吼似地喊叫「別打海那邊的兄弟呀」的

口號。那時聽衆的熱血都沸騰起來了，大家握住拳頭跟着喊。加藤興奮得幾乎淌出眼淚來。接着關根毅八也說道：「我們的命運是和海那邊的兄弟連繫着的！別受了人家的欺騙，去吃自家兄弟的血呀！」加藤雖很同意這些話，但忽又想起自己的大哥慶郎來了。這桀驁的偏執者，兩年前便去在那個冰天雪地的什麼新國家，此刻不知弄成怎麼樣了？聽說他近來在一個機關工作，專門在檢舉一些違背王道思想的過激份子。父親還時常在自己面前誇說他是個爲皇國盡力的好男兒呢！哼！一古腦兒傳統觀念的爸，自從那一回投機事業失敗，再被大震災嚇出一場惡病之後，便只知成天喝酒，醉得泥貓似的。哥既是個舊勢力的投降者，媽又一無所曉，只知向自己囉嗦一些閒話，自己真不知怎樣晦氣，才會生在這般的一個家庭裏頭呢？

夜色漸次深濃了。前面有幾顆路燈在閃晃着。定神一瞧，原來已經走到木代車驛了。本村照夫的家便是在離這驛不遠的櫻山町。他想時間還早，不如到他家裏坐談一會，慶賀他這次受了一萬五千選民擁護的勝利，和商量聯絡教師組合的工作。這樣想着的時候，足步便習熟地轉變，摸過神社旁一條昏闇的小徑匆促地去敲打照夫貨居着的那家立在路燈下面的木扉了。

在照夫家裏坐了半個多鐘頭，還不見他回來，只得留張卡片給他，叫他明天抹空到學校去會談，便彎下腰子和他的家人告別了。

天空驟然變得非常黝黑，有點薄雪，如一羣帶着冷刺的飛蛾，爭來撲吻着佐藤的額子。身子像給興奮和疲乏壓碎般，一踏進臥間便幾乎要癱倒下去。扭開電燈，望着案頭那個鬼臉形的紫銅時計，差幾分便是十時了。把外衣架在微溫的火鉢上，正想要拉開「布團」睡覺，十四歲的妹妹秀子捧着一盆燃炭進來了。

她幽脚幽手挑撥開鉢裏的殘火，一壁睜着那雙清澄的黑眼望着加藤道：

「哥！早頭大哥來信，說鐵道署的差事又沒得辦了。爸氣得胡喝酒，媽正在流淚呢！」

——信上提到什麼緣故嗎？

加藤坐在布團上淡淡地問。

——他說因為這裏失業的人多了，大家都是擠到那邊去。大哥沒有鐵柱子，所以使給鐵道署停差了。

開着眼不答，老早就想到他有這結果了。生在這一切都給人家壟斷去的國度裏，真是矛盾到了極點。一壁像煞有介事地在謳頌景氣，一壁却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失業羣在叫苦！無怪有些人說，資本主義的末路，除了急速地製造戰爭，便立刻會被大量的失業羣脹死了。

平素習知二哥沉默的性格，見他蹙着眉頭狠命地抽煙，秀子也就不敢啓口，只打算給他